朱子實紀

褒典

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誥

敕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某爾好古道據正不囬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

淳熙十四年七月　日　陳居仁行詞

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誥

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矌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為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世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讜論留寘郎曹盖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懇祈反初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真祠夫招麾何意於去来仕止不形於喜愠此古之清達之士也朕寀爾於是陞職二等聽食優閑之禄身雖在外亦有補於風化云

淳熙十五年八月　日　中書舍人鄭僑行詞

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誥

敕具位十國為連師帥是寄矧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使允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為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為時之帥兼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為朕教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其為朕撫之典刑所存奚事多訓可

紹熙四年十二月　日　中書舍人樓鑰行詞

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誥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帷詳延學士眷儒宗

之在外須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位朱熹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至令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于士論直將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賴試望之于馮翊不如實之本朝召賈傅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遄驅可

紹熙五年八月　日　黄由 行詞

覃恩授朝散郎誥

敕具位學先王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嘆而不忘也長沙謀帥強為時起肆予初政式端其歸于以勸講朕將虛已聽焉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亦冀樂告可

紹熙五年十月　日

中書舍人陳傅良行詞

轉朝奉大夫誥

敕登崇俊良固欲符於衆望丕視功載自難廢於彝章雖吾法從之英亦用敘遷之典具位受才宏遠造道精醇舉明至於三代之隆夙懷比志以六經為諸

儒之倡務淑斯人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於難進載稽吏考爰陟文階積久以致宰恐未免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當有以徇天下之公其體朕心勿忘猷告可

慶元元年三月　日　中書舍人鄧馹行詞

罷待制仍舊宮觀誥

敕具位朱熹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既諒忱誠其頒茂命以爾心耽墳典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奏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翻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

遂見卿幾瞭方善桓榮之說書高論未閒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大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咈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槖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祗予訓用蹈于中可依舊秘閣脩撰宮觀差遣

慶元元年十二月　日

中書舍人傅伯壽行詞

賜謚指揮

勘會嘉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朱熹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合得恩澤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特與賜諡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澤一名

右劄付禮部太常寺 嘉定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諡議

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污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

刹者昧本原其流為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為
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辯問講究
又著而為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訟毀困阨
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
於當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真偽之相奪固不容
以口舌勝而枉己直入者又聖賢之所不為也百年
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謗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
之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
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
志愈篤累辭召請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

屢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逐去尋以論者詆為僞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諡以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僅昭白於身後宜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泯蓋異時而同符也謹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為踐履之實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明聖賢蘊奥之旨救

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教化為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勤恤民隱如恐傷之奏減横賦脩舉荒政為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則糾發吏姦不撓於權勢雖忤時必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公正之謂乎彼詞章制作無備衆體雄深雅健追並古作亦可以為文矣而未足

為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拂或抗直以揚名或削藁而歸美亦可以為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嘉定二年大學博士章徠上

覆謚議

議曰謚古也複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複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子思孟軻更述其遺

言以持斯世文幸未墜漢末諸儒衆擬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閫奥韓愈氏復出特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若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嚂其焰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汩其統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

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説之精而遺其
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
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
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
自官簿書考者九而閑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
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
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己莊與人信居
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處
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
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

者以為迂癯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汩沒朝市者以為
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跅弛於繩墨者姍以為誕
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謚
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
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
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
謚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
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
謂乎世多評韓愈為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
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考異一書豈

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 尚書吏部員外郎熊

考功郎官劉彌正上奉聖旨依

贈官封爵指揮

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嘆慕可加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

寶慶三年正月　日　翰林學士程珌行詞

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

敕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冊之具在書者所以載道歷古今而罕明惟我宋之化成有二程之傑出雖博極

群經而窮理必提挈要指以示人故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子思孟軻之作常誨人而不倦俾學者之易知沿襲既訛本真浸失嗣興道統允屬儒先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謚文朱熹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約凡六籍悉為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衆說之殊析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常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錫郡符晚登臺從始終之際待遇弗渝然而學士隆名博聞美謚備舉當時之茂典未充列聖之盛心是用析圭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

禮贈式究前猷噫身沒言存所恨立原之難起源深

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忘歆此嘉命可

寶慶三年正月　日

王　　暨
行　　詞

郊禮推封制

肇祀南郊已訖泰壇之禮推恩通列爰申禰廟之褒

式重典刑用昭懋錫具位其心潛列聖德配前脩家

有成書發千古不傳之秘户多滿屨為四方來學之

宗聽白首於禁塗皦孤忠於講席雖用之不盡莫紓

經濟之懷然仰之愈尊游厚推崇之典茲繇令子克

相精禋適當竣事之初宜舉因心之教維垣極品已

增松檟之春廣信稱公不改封疆之舊諒惟英識克
對殊休
寶慶三年正月　日　陳卓行詞
改追封徽國公制
敕饗明堂而霈澤具有彝章謂故國以移封式尊儒
道昔屢舉褒揚之典兹再疏追隧之恩眷我宗工若
時明訓具位朱某傳孔孟之學抱伊傳之才講道以
致知格物為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邪與正為
本關百聖而不慙阜陵知之而有廉靜之褒寧廟用
之而賴論思之益非漢唐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

老尤能發揮肆子訪落一作客止之初深有不同時之恨每閱四書之奧旨允為庶政之良規雖已加禮贈之崇然未盡寵章之善適逢禋歲載錫嘉名爵之父母之邦位以公師之品豈專踵故式表教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遂明於今日即桐鄉而祀厥光寔異於前聞有赫其靈尚淑爾後可依前贈太師改封徽國公謚如故

紹定三年九月　日鍾震行詞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菴五先生從祀指揮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

程顥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
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折衷會融使中
庸大學論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
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
宫列諸從祀以副朕崇奬儒先之意
淳祐元年正月十五日
改追封齊國公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聖賢之藴載諸經義理實
明於先正風節之厲垂諸世褒崇豈閒於異時不有
鉅儒孰膺寵數故宋華文閣待制累贈寶謨閣直學

士太師追封徽國公諡文朱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迴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姦屢抑志慮不回著書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久達於中原渙號申行於仁廟詢諸僉議宜易故封國啓營丘爰錫太公之境土壤鄰洙泗尚覿尼父之宮墻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齊國公餘並如故

至正二十二年二月　日

危素行詞

追諡韋齋獻靖公制

考德而論時灼見風標之峻觀子而知父追聞詩禮

之傳久閟幽堂丕昭公論故宋左丞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松仕不躁進德合中行遡鄒魯之淵源式開來學闡圖書之緼奧妙契玄機奏對每忤於權姦嗣續篤生於賢哲化民成俗著書滿家既繼志述事之光前何節惠易名之孔後才高弗展嗟沉滯於下僚道大莫容竟昌明於永世神靈不昧休命其承可謚獻靖公

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　日

累朝優崇事畧

宋理宗嘉熙二年建寧守臣王埜創朱子祠御書建

安書院額扁賜之

淳祐四年詔改滄洲精舍為考亭書院御書額扁賜之

淳祐六年徽州守臣韓補徙朱子祠于江東道院舊基御書紫陽書院額扁賜之詳見韓補謝表及自為御書跋識

咸淳元年九月壬子命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賢者能者各上其名錄用

咸淳五年詔賜文公闕里于婺源繡使方逢辰書額

元至元元年三月婺源知州干文傳請于朝得旨立

徽國文公之廟

至正間遣京學危𥘉奉制加封朱子齊國公并頒

上醞少牢致祭

國朝正統四年奉禮部勘合據順天府推官徐郁奏

准行令該縣每年於均徭户内僉點二户看守

朱子祠廟

景泰六年詔以朱子建安九世孫梴世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婺源九世孫楸送國子監讀書

景泰七年奉禮部勘合内一件崇祀事該傳奉

聖旨顔子孟子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傢禮部行所

在有司與他整理祠堂如原有的脩理無的盖造務要時常脩飾不許損壞春秋猪羊致祭按此詔則朱子祠堂在婺源縣者當時該部宜行本縣修理致祭惜其知不及此也

景泰七年欽降建安致祭朱子祝文文見後第十卷

成化十二年婺源申增朱子祠春祭直隸徽州府婺源縣為乞恩增崇祀典事近奉本府帖文據本縣申准文公九世孫朱貞呈前事切照顯祖文公接洙泗之源為道學之宗功存著述後世永賴然婺源實乃故宅丘墓所在有宋即故居為家廟闕里

聖朝命有司為置守立牌且擬建陽縣取祖鏡四發奉祀尊崇之典極云至矣然祭祀一節止於九月十五日生辰奉本縣慶壽一祭其他雖節奉上司官使往來祭與春秋殊無常祀如蒙准呈乞賜體念轉達顯祖著述之功照依五顯祠例增設一祭及時生辰祭祀並以春秋二仲月

次丁日行事庶不負
聖朝崇重之意斯文幸甚據此參照祭祀所以報
本文公上承道統下開來學掃異說扶名教集
群賢之大成其有功吾道切非細五顯之比今五
顯得享春秋之祭文公無之則是異端重吾道
輕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奉本府定派本
縣都圖辦祭除祭先師孔子及山川社稷五顯
無祀并文公壽誕之外仍剩三里半合無准呈
將餘剩空閑里圖分責令備辦羊一豕一帛
酒果如儀於文公添設春祭將壽誕移作秋祭
各於二仲月次丁日行事庶乎祀典修吾道重
報本之道亦可以少盡萬分之一矣緣係崇重
先賢修明祀典事理未敢擅便擬合備申為此
縣司合行申乞照詳示下施行等因據申到府
參照前事緣係崇重先賢報本修明祀典事理
合准所申為此除備由申稟欽差巡撫南直
隸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牟外合仰本縣着落
當該官吏速照帖文內事理將本府原定派該
縣辦祭都圖除供應各壇外仍剩三里半於每
年春祭責令買辦羊豕帛果酒宜從申定日

期以禮行事俱毋違錯不便奉此案查先為前
事已經備申去後今奉前因擬合就行為此除
外合行帖仰本祠知會施行
成化十二年　月　日帖

成化十八年奏行歙縣紫陽書院致祭劄付

直隸徽州府歙縣儒學為申明祀典事奉禮部貴字四百
四十號勘合劄付內一件申明祀典等事祠祭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直隸徽州府
歙縣北關二圖耆民汪貴奏臣惟聖賢者道統
所關儒先者教化所繫此古昔帝王之治
天下未始不尊聖道而重儒教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統馭乾坤維新海宇既設廟以奉
聖賢復建祠宇以祀儒先或官其後或祿其家加
隆於兩京之胄監通尊於天下之學宮
其崇德報功之典可謂至矣盡矣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以來上體
祖宗之心尤隆尊崇之典乃者復　詔天下文廟春
秋之祭器加籩豆樂增干羽此誠曠古所無之
盛典允為萬世不易之宏規也臣切緣宋儒朱

熹亦真儒也集諸儒之大成闡羣經之奥旨道學醇正孔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其祖居歙縣黄
墩遷於婺源其父朱松因任福建尤溪縣尉遂生朱子而歙縣實其祖居故當時朱子立書院
講學於本縣學宫之西紫陽山下教化及人愈久愈盛其在宋朝郡守韓補遂即其地塑像立
祠理宗乃緣其請大書紫陽書院四字分刻兩石置之中門逮至于今人心景仰猶一日也鄉
儒耆老歲逢九月十五日朱子生辰合具菲儀恭伸祭享積有年矣後於成化三年間蒙
欽差提調學校監察御史陳選按臨本郡以為祭禮菲薄誠為褻慢遂令有司增具牲帛仍率生
儒耆民致祭鄉土人心無不樂從但念未經奏請欽降定例恐後歲久或至廢墜如蒙
准奏乞勅禮部定議或於春秋二丁之後賜以特祭惟復於其生辰賜以一祭仍乞頒降祝
文定派品物行下該司處恭致祭如此則真儒功德益著於後而
朝廷崇報之典永垂於千萬世之下而無疆矣具奏奉天門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參看得朱子講明道學有功於萬世
聖朝將朱子從祀孔子廟庭其禮不為不厚今一省
民汪貴又奏稱要令有司於其紫陽書院祭祀一
節是亦崇儒重道之意合行本府着落該縣於
每年九月十五日生辰隨宜祭祀一次務在潔
敬不許虛文褻慢等因奉此備行到學除遵
勘合內事理一體依文施行所有勘合緣由合依
行抄謄刊石
以垂不朽

弘治十五年奏行婺源修理朱子祠廟并致祭

直隸徽州府為優崇儒先祠嗣事禮房准本房別卷
付准勘合科付奉禮部貴字六百四號勘合劄
付內一件前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兵科給事中
戴銑題為優崇儒先祠嗣事臣竊惟三代而上
聖人疊出至孔子刪述六經遺言緒論載於論
語孝經諸書而後斯道大明于世三代而下儒
賢疊出至文公朱熹注釋群經及語孟學庸子

史等書而後孔子之道既明而晦者復大明于
世孔子大聖朱子大賢道德雖有不侔事功則
不相遠自古聖賢皆莫能及崇報之典誠不可
以不厚也故歷代之於孔子尊之以王號祀之
以帝禮既使其嫡長子孫世爵上公又擇族之
賢者授以縣令學錄之職崇報之厚無以加矣
乃若朱子當宋元之季固嘗加贈公
爵列之通祀間亦錄其子孫至我
朝景泰間特以建安嫡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恩數優渥前代所無但朱子乃徽之婺源人其
父松宦遊閩劍是實生熹南渡兵阻不克歸鄉
里因寓家焉宗戚墳墓故在婺源無恙也土也
自書新安歿也追贈徽國宋表其故居為闕里
元即其故宅以立廟源本所在慎重如此蓋今
祠厄于火營葺未完春秋致祭皆有司私辦未
載今甲子孫繁衆苟無祿仕往往貧不聊生情
然寡學循名求實
大弗克稱仰惟
皇上天縱聖明重道崇儒振古罕儷於凡任使之
際寸長片善悉見甄收有功如熹豈吝厚報光

大婺源之闕里端在茲矣伏望
特敕該部會同翰林并多官議處乞將朱氏婺源
祠嗣比照建安壹體優崇祠宇行令修完春秋
定與二祭官為措買祭田若干畝給以供祀及
將長房子孫畧准孔氏學録之例量授一官世
襲奉祀兼教族人其應襲者先送本縣儒學讀
書肄禮候稍成材方許送襲加此則崇報儒先
之禮益以優厚而朱氏子孫皆霑恩澤化成俗
美流聲聞於無疆矣臣昔居庠序目逆曠典每
用興懷令幸待罪言官遭遇
聖明修舉禮文之日輒敢疏陳上瀆
天聽王末議迂談萬一可采乞賜允俞斯文幸甚伏候
敕旨弘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題初五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除將子孫量授一
官世襲奉祀移咨吏部另行外今該前因案呈
到部看得奉祀事中載既題稱朱熹乃徽之婺源
人宋既表其故居為闕里至元又於故宅以立
廟近厄於火未克興復今題乞將婺源祠宇備
完每歲春秋祭祀一節誠景慕先賢而知報本
者也況婺源乃朱子父母之邦宗族聚於斯位

雖在於斯先朝既詞而祀之今遺火厄合無名
其所請行移該府轉行該縣照舊將婺源祠宇
如法修完翰林院撰文每歲春秋該縣備
辦祭物欽依有以表先儒衛道之大功見
皇上重道之盛舉緣係優崇儒先祠嗣及奉
欽依禮部知道道事理未敢擅便本年四月十三日本
部尚書張昇等於　奉天門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直隸徽
州府轉屬着落當該官吏照依題奉　欽依內
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奉此依奉擬合就行為此
帖仰本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帖備勘合開款
內事理壹體欽遵依期致祭施行毋得違錯不
便○先具不違依准中來○一祭文文見後第十
卷○一品物　備一口　羊一羫　魚醃　肉
醢　蔬菜共五品　米麵食共五品　時果
五品　香一炷　燭一對　帛一段　酒一瓶
○右帖下婺源縣准此
弘治十五年七月十三日
初銑不揣迂愚竊謂朱子闡明道學之功如
是其大而婺源子孫幾於不振雖量授祠官

俾世奉祀似不為過疏上薦紳先生
多避其譏而當事者互相推諉遂使
聖朝崇儒重道之盛意推行不盡豈非惜哉
然朱子之德之功固不以是為加損也

朱子實紀卷之九

朱子實紀卷之十

讚述 祝詞 銘賛 事實 識跋 祭文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子翬字彥沖崇安人宋興化軍通判

冠而欽名粤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氏如愚迹參並遊英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斯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

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表茲講磨融融意意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克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毖動而思蹟凜乎惴惴惟曾顏是畏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晦

寫照銘　朱子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髮惆悴遽已如此然亦將脩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

元爲予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其終操有要保無窮

書畫像自警　朱子

從容乎禮法之塲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盖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朱晦菴像贊　陳亮字同甫號龍川永康人宋進士第一

體備陽剛之純氣合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

之雲臺提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令

朱子贊 有序　　陳淳 門人

自孟子没聖人之道不傳更千四百餘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然濂溪方開其源甚簡質而未易喻明道又不及為書伊川雖稍著書大槩方提綱發微未暇及乎詳密而斯文之未整者猶為多矣故百年之内見知聞知亦不乏人而斯道復傳之緒若顯若晦聖人殘編斷簡竟未有能正訂以為後學之定準而百氏爭衡於世者亦紛乎未決求其詣之極而得之粹體之全而養之熟真

可以嗣周程之志而接孟子以承先聖者惟吾先生一人超然獨與心契凡向之精義已確而不能易者今表而出之宏綱方舉而未張者今闡而大之旨有隱而未瑩者光明而灑落之辭有樸而未澤者磨刮而潤色之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偏者救之繁者約之上以達乎群聖之心而下以貫穿乎百氏之說寸長片得兼蒐並輯著定為成書以扶翼聖訓其為言大中至正精粗具舉而本末不遺命理切盡而達意周到金精而玉潤日光而月潔渾圓而至粲踈暢而甚續豐不餘一言約不欠一字合百家而一統總衆論

而同歸集諸儒之大醇洗千載之積誤使聖人精藴
瞭然在目而異端曲學無復容喙髙明有志者得以
省研索之半功而雍容於聖門之人蒙稚新學者亦
有以識趨向之正途而不迷於文義之歸故周程所
以得先聖不傳之傳者至是始彰信於天下而先聖
所以爲萬世法程者至是又益定而且尊其於斯文
之功可謂大矣蓋先生稟氣純陽清明剛健卓絶世
表聞道甚早而力行有成其爲學大綱一主程氏而
節目加詳所以獨知自得而契乎先聖尤多其功力
之到又無所不盡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其等級無不

有以至其極自明德至於平天下其規模無不有以備其全其文之博也天下之書無一之不讀而邪正純駁必有以究極其歸趣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而幽明巨細必有以洞灼其表裏千古人才論而友之賢愚淑慝亦無一不探索其裏曲其知之至也瑩萬理於胸中炳千古於目前是極其所真是而不可移非極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所遁其大經大法停當乎上下者固昭如大明之中天而其至纖至悉自本而之末自末而縁本或出或入或分或合至於千

變萬化紛綸錯綜縱横顛倒亦無不槩然有條如衡別鑑照無星毫之紊其自信之篤也雖前哲之所已言而吾心不安則不敢輙為之徇雖前哲之所未言而吾心所安則卓然特立而不顧其自守之確也終始屹然不以衆論而摇不以利害生死而動好善如好好色而咨賞采訪不以微而廢惡惡如惡惡臭而無或少為之隱忍回互果於徙義如洪瀾赴壑而不可禦嚴於克己如一劒斷虵而不復續至其體道為一身即書心即理無一言之不實踐無一行之不素充粹然規矩準繩之内貌莊而體胖神全而志定視聽

坐立不拘拘於持敬而自有成法舉動周旋不勉勉於中禮而悉有常度望之儼然而可畏即之温然而可親其接入也終日怡悅薰然春風之和而可挹事有所不可則其斷之也雷霆之威又厲然而不可犯胸懷磊落明決而所以主於中則縝密而無滲漏節操壁立萬仞而所以處於中則坦夷而無峻迫智之圓足以周流不窮而制行則直方膽之大足以勇為不懼而小心則兢畏視其表則泰山巖巖而不可動測其蘊則滄溟浩浩而不可竭剛大之氣有以配義與道而無餒弘毅之質可以任重致遠而無虞處義

無決裂之病行恕無姑息之弊道愈高而心愈下德愈盛而禮愈恭公天下之見而不自是大天下之量而不自足其見於著述凡片文隻字以往不過即其身心之所素[illegible]者而寫之爾其見於設施為教為政亦無非大用流行而成己之餘也其見於講論亦不過自大原中流出如取物諸囊直探而示之叩者辭未竟而答之已縷縷不待思慮而從容已出無非妙道至義曲當人情而深盡物理令人渙然有省於言下忻懌不能止也先生明睿上達日新而不已所著之書每有溫則有改每改益覺超越又所未前聞者

先生行健不息終日乾乾篤於好學雖若病後觀書
不怠切於育人材晝夜無倦色雖抱病支離必引至
卧内力坐而共講日用酬酢與事周流雖病困亦未
嘗厭斁而於繁劇之[illegible]常優閑而有餘交錯之地常
泰定而不亂先生教人循循有序其始必從事於小
學洒掃應對之節以立其本然後循進於大學明德
新民之道以成其功大學然後論孟論孟然後中庸
中庸然後及六經諸書而其所以為教之目則父子
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所以為學之法則博學審問
謹思明辨篤行而行之自脩身至于處事接物又各

有其要其終始涵養必以主敬為務而致知之功視力行為加多必極根源之洞徹毋徒影象之髣髴真能知則真能行矣去冬淳侍教又謂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凡所講道一本乎實盡性至命不越乎人心日用之近窮神知化不出乎人倫事物之常論天命之性無極之真其所自來雖極微妙而其實即人心之中所當為者而已但推其本則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

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非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流轉而所以爲此事則惟在擇善固執中正仁義而已又非別有一段根源之功在講學應事之外者是乃學問徹上徹下緊密之處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故當四方英俊來往之會隨所至之深淺而引接之如群飲於河莫不各充其量而歸當天下言論交湊之衝隨所執之是非而爲之剖决不出數語而定其或自植一家不肯回心向道者彼固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爲可慕然至誦其書談其行則亦未有不爲之仰服而陰自怯縮也先生

盛德充實光輝見之者起敬事之者革心過其門者無不肅親其謦欬者放心邪氣不復萌于中其極盛至於威名四達充塞海內遐陬行旅賤隷皆能稱道之守臨漳云云先生進退行藏以道而不輕辭受取予以義而不苟不枉尺而直尋寧範我馳驅而終日不獲一有經世濟物之圖不見是而無悶有制禮作樂之具不見知而不悔雖當毀怒咆哮人所危慄之際而綽然不以為憂雖當禁令苛急人所拘忌之中而泰然不以為病方且考遺經述舊典徜徉於林泉之下悠然不知身世之不足也嗚呼若先生者真王

佐之全材亞聖人而具體質之全曾子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孟子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在先生素爲有餘而子思子所謂生知利行造於知之成功之一則在先生巳全盡無愧而進乎純熟矣其正詩之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與夫以如是之才豈易再得而進焉不獲大施所蘊以覺斯民同吾道之歸退焉又不及大備斯文以惠來學爲無窮之用今其巳矣盖天下之同痛悼豈但諸生而巳哉先生道德昭昭在人心耳目者固不容諸生之私談

而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則又未易以盡形容至於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抑又有不可得而形容者況淳
從遊未久又非容邇莫能深詳據所見以伸其哀慕
之情云耳不自知其為贅且僭也又約而為之贊云
德禀純陽淸明剛健篤學真知全體實踐集儒之粹
會聖之精金聲玉振紹古作程

又贊　陳宓門人

貌温而嚴德剛而粹春融秋肅淵澄岳峙道光二程
識高百氏生遇明時進難退易天假之閒斯文大備
偉哉夫子教垂萬世

又贊　　趙汝騰字茂實宋宗室居古田歷官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謚忠清

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折衷群言如射中鵠絶學梯航斯文菽粟在慶元初中行獨復

又贊　　林興祖字宗起羅源人號木軒元鉛山州知州

自甲子來凡幾庚戌不有二庚戌安有今日前庚作後庚續日月行天照人心目

又贊　　吴澄字幼清號草廬崇仁人元翰林院學士謚文正

義理精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卿雲泰山喬嶽

又贊　　王栢字仲會金華人號魯齋元賜謚文憲

龍門遺韻氷壺的源理一分殊折衷群言潮吞百川

雷開萬戶灑落荷珠霈然教雨

又賛　　丘濬字仲深號深菴瓊州人國朝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莊

全體大用之學繼往開來之儒析之極其精而不亂

合之盡其大而無餘

朱子事實　　李方子門人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

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

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其主

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

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
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
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
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
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
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
而無貪多欲速之弊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
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
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别黑白辯其節目若數
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

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粗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廹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絶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其反躬也不覩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視聽言動非禮不爲意必

固我與迹俱泯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蓋語默云為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合是三者而一以貫之其惟敬乎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逈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雖門人弟子親炙之久固亦莫得而形容也姑以蠡測管窺者言之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幅巾深衣大帶方履

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安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

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䘏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至於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群書立為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

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奥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盖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

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静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温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内夏外

寅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襃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襃貶大義凛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

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
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
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而砭其隱微使
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荊棘榛穽之塗
摧陷廓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
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其
騖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
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
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怳於

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聖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料想之說外逮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

衆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亹亹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亦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博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詎可輣轢經傳遷揖爲糟粕而不覯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

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歎焉學者即其所誦而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商畧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

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貺見學者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寖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

已見妄穿鑿爲説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適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朱子易簀私識　　祝穆門人

穆觀近歲所編文公朱先生年譜其書易簀時事頗

不疑誤恐不容無辨蓋先生以建炎庚戌生以慶元庚申三月薨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先生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一旦忽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岸為洪濤捲去數百尺則所謂木稼山頹大賢之厄其關於造化盛衰之運固如此今年譜所書則謂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岸二異併見於易簀一日之間則其事近怪能無駭聽竊謂不若改是日為是歲則可紀實矣至於先生疾革則惟仲子監酒公侍而季子侍郎公時方調官中都先生首索紙筆作季子

書與之訣別次作勉齋黃公書先生之婿又其次欲作退守范公書先生姪婿則手弱不能運筆亟命子代書尚力疾蹙竄一二字且拳拳皆以編輯禮書爲囑纔扶就枕奄然而逝今年譜所書乃謂先作黃范二書而後作季子壻顛其事失倫何以垂範昔第伍倫視兄子及已子且不能無別曾謂先生治命而顛倒其親踈之序乎切謂行狀所紀先後已得其實固不當復爲異同也愚以幼孤先生念其外家子數育于家塾方易簀時實與童子執燭之列追念當時所見恍然如昨日事謂宜刊正而年譜纂板乃建安書院掌之僣

嘗以此二疑白之富沙知郡實齋王公許以更定而未果輙私識之庶幾吾黨之士尚有考焉

朱子繫年錄跋　王柏

朱子繫年錄者錄朱子之遺事而繫之以年也先生舊有年譜門人各以意裒集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略於講學備其著述者或缺於事實殊恨未周其生也晚曾不獲侍滄洲之杖屨高山景行寤寐不忘近年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潜心焉每欲考先生著述之前後以驗其進德之序文字缺畧力所未能暇日搜掇姑以其可考類爲此編先之以師友之淵源次

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簀㴱水之戒終之故於此三節特加詳焉置之几格時備參訂後有可考又將續之是亦魯鈍者之拙工不足為他人觀也因識其歲月于后

祭朱晦庵文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宋秘監寶章閣待制

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齒耄神往形留公沒不忘庶其歆饗

祭晦庵先生文　黄榦門人

吁嗟斯文有廢有興其興也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廢也大經正而大誼明是其所關豈不甚重而夫子胡

乃一疾而殞其生若昔孔孟迄乎周程異世相望各以道鳴追去古之益遠紛異說之縱橫其精微之蘊既不可得而見幸而託諸文字之間者亦且踵訛承舛而莫見其全經自夫子之繼作集羣聖之大成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其襟懷洒然光風而霽月其言動肅然左矩而右繩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資本高明而志道益遠性實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動靜無間格物以致知而毫釐畢呈大而察諸天地陰陽之變遠而驗諸古今事物之情仁義禮智不離五性之所賦洒掃

應對洞見一理之所形其精義入神既有自然之權度則窮經考古莫不炳然如日星謂中庸為造道之閫奧謂大學為入道之門庭究本義以言易而探卜筮之旨黜小序以正詩而力辨雅鄭之聲探語孟之編而如對鄒魯之問荅述周程之書而一新濂洛之典刑至於星曆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蓋亦得之於天命而非學可能信本深而形鉅故[illegible]茂而聲宏其立朝也危言正色屢形於感慨其臨政也仁民利物一本於哀矜立經陳紀而不為苟簡

之計摧姦摘伏而不求姑息之名當就而就不事乎矯激可止而止力辭夫寵榮積者厚而施不遐身雖否而道則亨婆娑丘園湛若無營上以尋墜緒之茫茫下以警瞶俗之寘寘諸老先生咸資於質正後學小子幸得於師承肆逃禪之論者莫能以惑世駁雜伯之說者不容於抗衡傳聖統以繼絶學正人心而息邪說夫子之功大矣則一存一亡豈不有係於斯世之重輕嗚呼蒼天曾是莫聽曷不百年大命以傾粤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誨語諄諄情猶父兄春山朝榮秋堂夜清或執經於坐隅或散策於郊坰或談笑

而春容或切至而丁寧始受室於潭溪復問舍於星亭庶依歸以終老指溪山以為盟胡睽離之未幾忽夢奠乎兩楹奉疾革之貽書對使者而涕零亟奔命以來歸乃獨覩乎丹旐悵此生之疇依寃欲絶而復醒念囑託之至重豈綿力之能勝想音容而奉遺書敢不早夜以服膺惟力策乎駑鈍庶無愧於英靈奠卮酒以陳辭尚有鑒於微誠

又祭文　陳淳

嗚呼痛哉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自孔孟既云沒至周程始得其宗然提其綱者甚簡而未悉闡其

緖者莫繼其志誦其書者莫追其蹤猶吾先生見𣴑守劉超群儒而妙契能至至而終終體致廣大而用盡乎精微志極高明而行道乎中庸自一本而萬殊無一事之不貫由萬殊而一統無一理之不融所以能訛者訂而闕者補晦者瑩而畧者詳啓群哲之未發集百氏之所長會聖訓以作程極至正而大中辭達意以俱到無無或欠而或豐折天下言論之衡而定于一合今古道術之要而歸之同使真是真非若黑白之不亂入心衆理有脉絡之可通聖心賢藴如丹之炳炳帝謨皇範在目之洋洋大金聲之條理粹玉

振之玲瓏蓋不直可以當周程之嫡嗣是又益精而益光所謂青於藍而寒於水半其事而倍其功天既不付之以重任使大施所學以措斯世於堯舜何不假之遐齡使大備斯文以覺後學於無窮嗚呼痛哉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禮經修矣而未具將誰有制作之才可以紹其業書傳纂矣而未就將誰有帝王之學可以畢其章春秋深斥諸儒失聖經之旨又將誰與發其大義而振其宏綱嗚呼吾道直不幸而先生之亡也先生之蘊浩乎滄溟先生之德巍乎穹窿望之儼然乎其敬即之溫然乎其雍其春風之

和薰然襲人而可挹其雷霆之威厲然斷事而不可當其襟懷磊落明快如青天白日之豁其節行屹立萬仞如泰山華嶽之崇其取善也樂而無纖微之棄其疾惡也嚴而無回互之蔵其強健天行而不息其明睿日進以無疆其應學者愈出愈新直探諸懷而不匱而言之入人也又渙然洞徹乎心胸真可謂通儒全才而體道之大成抑自學知利行之至已純熟而從容淳以小生獲侍門墻荷警策之十年幸不至於迷蒙昨歲暮之趍隅誨諄諄而益隆謂愚根本之已立正可濶步而力攻責之以參乎之貫戒之以點爾

之狂宜友善於天下毋孤陋乎厥鄉宜上論於千古毋隘守乎厥躬須萬變之畢習庶十分之可充於臨岐之丁寧且再約乎茲冬豈謂斯言之在耳反爲永訣之悲傷嗚呼而今而後有疑無復質矣但日誦遺編以自孜而無嚴訓之忘薄寫情而既奠泫流涕其淋琅惟昭明而不昧有以迪乎愚衷

又祭文　　范念德門人

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黄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頹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友紛集窀穸告期山哀浦思

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時偽禁嚴會葬者亦幾千人范念德方為鑄錢司主管官必撒檢視坑塲因便道會葬辛同門之士訣祭於墓隅念德歸未至鄱陽有旨鐫官罷任盖臺察劾其離次會葬云

婺源朱子祠祝文至正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葉伯顏元婺源州知州

惟茲之土實公故邦建祠立廟以奉蒸嘗惟公之道與日齊光師表萬世炳煥三綱妖氣肆虐遂墮餘殃豈因替墜以廢彝章茲當誕節塵消波蒼泉清酒洌黍稷惟香官僚濟濟群珮鏘鏘一觴以奠神其來享

又祝文成化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陳金字汝礪應城人國朝婺源知縣今任右都御史

惟公道承孔孟學祖周程明吾儒之日月掃異說之榛荊功崇德盛仁熟義精培萬世之元氣集群聖之大成惟時之春惟仲之丁謹以牲帛粢盛元酒大羹竭精專之一念伸報祀之寸誠公其降鑒於我時歆尚享

禮部頒降祝文　周洪謨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九月丙申朔越十五日庚戌直隸徽州府知府王拓等敢昭告于

太師徽國朱文公惟公發明聖經繼承道統功兼諸

休澤垂永世茲逢佳旦不勝感仰爰備牲醴敬陳明薦以先儒黃直卿蔡元定配尚饗

又祝文 成化二十一年二月程敏政字克勤號篁墩休寧人國朝左諭德歷官贈禮部尚書

伊川道脉先生之所由傳環溪女宗先生之所自出表復身之墓而詳其世德嘗有取於程氏之先咨成甫之書而勉之進脩復有望於程氏之後惟敏政程氏小子新安一生在家庭獲誦於遺書登仕籍乃塵于講幄曾無肖似徒切戰兢今茲幸進于門牆始得致恭于桑梓瓣香在御旨酒一陳伏惟明靈祐此愚

脉嗚呼泰山喬嶽之容囙常目念之如在正心誠意之學願終身誦之弗忘謹告

又祝文成化二十年二月

司馬垔字通伯山陰人國朝監察御史

嗚呼夫子勇决如顔子精專如曾子愼密如子思剛正如孟子至于大全前人之所未備永立後人之所標極其功實倍於四子百世之下不可復加矣垔生也晚不得從門人後然夫子之精神即天道之流行著隱顯游息囙嘗在垔心目之間也玆者憑藉餘蔭提學東南得過闕里展此誠敬夫子其歆饗之

欽降婺源致祭朱子祠祝文

維弘治某年歲次某甲子某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直隸

徽州府婺源縣知縣某欽奉

朝命致祭于

宋贈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曰惟公義理精微道德

純備闡揚聖學宗主斯文功冠諸儒教行百世鄉邦

故在風範攸存茲值仲春秋敬陳品物式脩薦祀以報

明靈尚享

考亭書院祝文　劉克莊字潜夫號後村莆田人宋龍圖閣直學士謚文定

嗚呼巍巍文公宋之夫子翼翼考亭建之闕里竹林

蕭蕭下有精廬於此授徒於此著書後千百年過者必式拜俯灑掃邑令之職昔祀于寢今遷于堂配以高弟儆如茲觴

又祝文　前人

今天子讀四書傳註追懷儒宗親灑宸翰師垣公爵赫然光寵昔夫子追王於唐朝而究鄒以下封爵皆後世有司所裁訂未有議論定於當時褒崇發於獨斷如陛下之於先生者也敢因舍菜敬奉豆籩以告

又祝文　陳尚德 福寧州寧德人號懼齋元隱居教授

惟先生起南服不待文王尚友顏曾潛心周孔志期

其吾道不偶時退而盡精四書以俟後聖叙正周易
詩書盡去西漢以來儒者之陋纂脩三禮以開來世
太平之基明正道而窮其本原闢邪說而據其津要
蓋堯舜孔孟之道至周子程子而始明周子程子之
學至先生始光大於天下先生之道之心與百聖同
先生之德與曾孟同先生之才之志與伊尹同辭辨
幾於孟子而下學之工夫過之其功德之及人則皆
不在禹下矣其深山鄙人與鹿豕為伍年十五未見
先生之書二十三十見先生之書而不知讀飢寒多
過暗室多欺今雖知讀先生之書而齒已暮矣然於

先生之道則高山仰止未嘗一日而忘于懷也今奉一杯奠永拜遺像雖死終無貳於先生之道嘗見一二恨不得生先生之時一侍函丈之席雖遠瞻欽然先生之心磅礴宇宙不與身俱死也

欽降建安致祭朱子祝文

惟景泰某年歲次某甲子春三秋八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曾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某𤊹奉
朝命昭告于
先祖太師徽國文公曰惟公德盛仁熟理明義精布諸方冊啓我後人屬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儀用申嘗

爲尚享

紫陽書院舍菜祝文淳祐丙午六月朔

韓補號思軒玉山人宋徽州知府歷官寶文閣學士

大道之秘闡自羲軒洙泗旣遠孰窮其源賴有先覺振彼微言四書之述瞽矇牖啓扶植民彝罔極之恩瞻彼像設徧于侯藩豈繄枌里敢昧所尊菽粟之飽布帛之溫行乎蠻貊配乎乾坤通利而恩盍培其根書堂告成劍佩盈門崇肉于豆崇酒于樽肅拜稽首先生如存

奉安御書刻石告文淳祐庚戌至日前人

聖上留神典學作之君師丕闡文教以範當世嘉與海内之士同底于道惟先生斯道所宗垂規具存廼親灑神毫於下郡國以詔承學之士憲臺奉承上旨特以紫陽故里教所宜先俾刋之琬琰揭于精舍師友講明之地天光下臨昭垂無極雖曰師規猶帝訓也敢告

又祝文 至正九年四月　王思順 元江浙僉憲

堯舜之道非孔孟不能明孔孟之道非先生不能識其於聖經賢傳剖釋精微指示歸的析衷異論削除非僻使後之學者敬之如神明仰之如星日續千載

道學之統流萬世生民之澤韓愈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而孟子之心孰不讓先生之力也哉某以新學之儒生叨清流之要職分憲紀以南廵道大賢之鄉邑獨躬拜於祠下覿顏容而感激致一瓣之名香謝四書之教益恩陳詞而奠酒願服膺而勿失

又祝文　　黄庭桂字德芳元江浙僉憲

先後庚戌篤生聖賢扶世樹教皆原於天惟我文公絕學鑽妍由有父師克紹厥傳四書理奥六經言玄理自我闡言自我宣如珠貫繩如水赴淵沾溉士類奕奕綿綿兹遇仲秋將祀潔蠲神歸故國被衮龍蟠

以妥以侑於焉揭虔尚享

重脩紫陽書院告文

彭澤（字濟物號辛菴關中人　國朝知徽州府歷官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徽國朱文公先生曰嗚呼先生之道上接羲農以及孔孟以來千載不傳之統如日在天如水行地學者于先生之道所得雖有高下淺深之殊然謂非被日之光濡水之澤不可也時則西山先生蔡公勉齋先生黃公咸以貞元之會同生於時親相授受講明斯道天下後世為幸何如澤生也晚不幸不得執掃除役于先生之門然亦幸生于先生之後自成童時輒

得讀先生所著小學書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易本義詩傳通鑑綱目伊洛淵源錄宋名臣言行錄及諸奏議詩文並見之立朝作郡建白惠澤之槩雖蠢不及知孱懦不能佩服而此心感仰追慕之者誠有如文中子所謂受罔極之恩于孔子曾齋許平仲於先生所謂信如神明尊如父母也獨恨少年安於怠惰不能盡讀先生之書盡識先生之學盡副先生繼往開來垂世立教以望我後人之意耳竊念幸得觔力未衰俯仰無累破二十年讀誦探討服行之功庶或少窺先生之道於萬一顧懷祿荏苒坐廢時月

年踰四十寂寞無聞幾無面摳衣于先生郎廡下者
去年秋叨承
上命自刑部郎署承乏徽守僉謂得官先生故鄉道
化漸被所先格言至論必有傳之的而知之真者覩
法興起將有所就詎意天限愚蒙無復寸進叢牘
脞詩書寇讐徒獘精神無補政理側身思疚寢食靡
寧睠茲紫陽書院廠壞殊甚特令所司稍加修葺用
妥尊靈第恐為斤梓塗墍者所驚褻敢因經始謹茲
告知因以素所嚮慕而畫於自棄之恨述而禀教嗚
呼雖極土木之功竭駑鈍之力豈可以為先生重輕

第以少效有司宣化之職庸慰邦人之仰耳在天之
靈尚
垂昭鑒

奉禮部劄付告徽國朱文公文

彭澤

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以耿然之軀與天地並列
而為三才先生嘗訓之曰才者德之用也又曰足
以有為之謂才天地惟才故能生人生物司禮司
氣而為萬化之原人惟才故能位天地育萬物而
極彌綸參贊之功天地人之氣皆形而下者故有

能有不能而天地人之理則形而上者自生生不已而無不能者焉惟生生不已而無不能故天地生哲人哲人成天地若預定於冥冥之中而有所謂歷數之自然者使有天地而不生哲人以成其功使生哲人而不能代天地以贊其化則天地塊然一物而吾人匪萬物之靈是尚可謂之才也哉粤自洪濛肇判不知積幾有萬年而始為堯舜之治天地之運聖賢之統自後世贊之為淵源自當時觀之為盛極自堯舜歷夏商迄周衰千五百年耳世衰道微至臣子弑君父天乃生哲人如孔子

者出使不墜堯舜以來之道統自孔子歷秦漢唐
宋一千五百年耳俗降風移至夷狄有中國天乃
生如先生者出使不墜孔子以來之道學夫堯舜
之後無孔子則堯舜之道不明於後世孔子之後
世無先生則孔子之道又豈孰能盡發其蘊以昭
示無窮哉天地之功固非孔子及先生所能盡成
而使天地間聖帝明王英君誼辟以及真儒碩士
有所啓迪有所發明有所依歸有所師法以位以
育以成弥綸參贊之功者則自孔子與先生始也
故萬世之下報功崇德之典獨孔子與先生為盛

蓋萬世之公論歸諸萬世之大功固其理也
聖明之興去先生餘三百年自先生歿表章崇重
堯舜以來至先生之道惟我
明為盛
太祖驅胡元而有天下肇修入紀自古臣子弑君
父夷狄侵中國之大亂大患自孔子而後其功惟
獨大故於孔子及先生崇報之典惟獨優固天地
之心孰非先生之功邪頃者先生鄉後之賢者戴
君銑建言於
朝請官先生之嗣於故鄉若孔子闕里且舉祀典

於專祠若建寧考亭在先生未為重輕在我
皇上則秪奉天地之純佑遠承堯舜之真傳寅纘
聖祖之丕緒大振中國文明之化所繫則甚重也
澤生也晚然幸於先生之後
聖明之朝自黃小時即得伏讀我
祖宗以来頒降四書五經及性理大全諸書期以
由先生之言而私淑孔子以来之教以上窺堯舜
以来精一執中之傳而因以伏測天地之功化然
限於匪才未能也兹者叨以科名竊祿于嶺几所
舉措惴惴焉惟恐戾於先生之訓而遺臭方来今

乃復以
聖明崇儒之典而得奔走執事於先生堂廡之下
為幸何如
綸音載頒幽明咸快敬陳薄奠祗告厥由嗚呼三
千四百年間天地之心僅兩見耳天地固不能不
生孔子文與先生先生之與孔子方始不媿天地
之生哉尚資神化翊我
皇明俾弥綸參賛之功上承堯舜是一先生之功
也澤等
明之儀刑臣耳倘蒙昭格佑啓愚衷必有樹立以惠

先生之鄉人庶不毌墜橫渠所謂不才伊川所謂天地間一蠹也嗚呼屏山練水精爽如新秋月春風典刑固在乾坤萬物視乃同胞而況故鄉耶先生其鑒之謹告

紫陽書院落成率諸生釋菜告文　續集

維正德七年歲次壬申二月丙子朔直隸徽州府知府熊桂等敢昭告于

先師徽國朱文公曰惟斯道之正統寥寥千百載間不絕如綫賴有周程出焉於是斷者續而晦者顯天復篤生我夫子以嗣其傳註述群經丕闡餘緒是謂集諸儒之大成開萬世之迷塗厥功盛矣顧茲紫陽

寔維故鄉而後學之依歸彌切書院廢興因陋就簡良可慨也桂忝守是邦景企遺範遂議撤佛宮得勝地若天相者攺剏于兹中肖像而祠之規制粗備復選拔七校之有志者俾聚講其間庶密邇夫子英爽朝夕興起蓋不徒誦其書業其文而已所以明正學振士風臻實效為夫子鄉邦之光端有望焉摳趨之初用修虔告惟夫子尚克相之尚　饗

忌日諸生釋奠告文

維正德七年壬申春三月丙午朔越有九日甲寅鄉後學生王舜臣等敢昭告于

太師徽國朱文公先生嗚呼吾人生先生桑梓之邦受先生罔極之恩於先生諱日當倍悲痛况諸楄趨祠下切磋講明先生之道學者邪山嶽儀刑無復心目感時仰昔芹藻揭虔惟先生在天之靈不昧庶其照格也尚

饗

正德十年紫陽書院開講告文

桂承乏先生鄉郡光陰冉冉已五載于兹矣自鼎新書院拔七校士講習于門墻亦已四載矣以先生之緒餘群薦于有司大魁于天下亦已有其人矣然先生之所以垂訓與桂之所以簡授屬望者則不止於

此焉尚冀默於化機使諸生因材成就以下副所期
庚紫陽之門墻益有輝光而區區師帥之責亦藉以
無媿也攺歲之初諸生復集謹以清酌用伸虔告尚
饗

朱子實紀卷之十